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七

儀徵劉文淇

昭九年

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杜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然言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卽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

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鄭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于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爲經邱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卽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卽夷與垂葭是也邱明据簡牘爲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爲析之後但簡牘稱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止謂簡牘之時非邱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修經邱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修經時爲白羽作傳卽改爲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史記有遺者也

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此疏經唐人刪削躡駁不可讀以意求之其云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于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云云皆當爲光伯語杜注云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光伯爲此說以駁之也又以昭十八年傳許遷于析實白羽杜注云于傳時白羽改爲析故引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二事皆在未改爲析之先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所以駁正昭十八年注于傳時白羽改爲析也所謂僖公襄公之時已有析名正與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合足知前皆光伯語也知昭十八年注之誤

則知此注謂此時改城父爲夷者亦誤也但簡牘稱析以下  
乃唐人意耳雖已經刪削無以審知然以意求之光伯原文  
定當如此不然此傳第言夷與城父初無白羽之文光伯乃  
怪僖襄之時已有析名耶故知光伯引昭十八年杜注以見  
此注與彼同誤也又唐人謂光伯怪僖襄已有析名則僖襄  
二傳亦必爲光伯所引也此皆按文可知者也又按疏云經  
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  
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  
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  
之號卽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  
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耶氏是也又云杜云此四  
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史記有遺者也此皆釋例

之說釋例土地名云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遷許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遷許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宋本有此四字毛本脫

正義曰豈如弁髦因以敝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

之後因卽棄而不事之也

正義曰按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元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旣加而卽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劉炫以爲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按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旣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旣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

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  
未聞

文淇按此疏踳駁驟難尋會推究再四知皆光伯語也經唐人刪改遂不可讀當本云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炫以爲弁髦二物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必知如此次者按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此明成人亦垂髦垂髦之文不得專據童子駁杜注云童子垂髦也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怪責杜氏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

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謂若但据三加之後不据親沒之後則三加之後但可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合併言之而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乎明弁髦不得爲一物也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謂杜既云棄其始冠卽云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是則連髦而言杜不以爲親沒之髦劉反覆杜注知杜不以爲親沒之髦而据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傳文明云弁髦因以敝之是弁髦俱棄則不得不以爲親沒之髦故又申言己意云炫以爲弁髦二物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亦正申釋親沒之髦也唐人見劉謂杜注何以不言親沒又謂明非親沒之髦有似申明杜說因借劉說以駁劉而移炫以爲弁髦二物云云于上便似案語皆爲己筆惟劉謂何得云童子



垂髦直是駁杜之語故又增童子垂髦爲髡彼兩髦句于上一似何得云童子垂髦句爲駁光伯童子垂髦者不知光伯所云親沒不髦乃是申釋傳文敝之之語非詮解杜注童子垂髦之言何得強增此辭以誣光伯唐人借劉說以攻劉者多矣邵瑛規杜持平漏引此條是誤認爲孔氏駁劉之語王謨知爲規過故遺書抄引之以爲光伯語然亦不知此條已經唐人刪改也又按此疏前解弁髦爲緇布冠加髦之後蓋申杜說亦爲光伯語光伯知其不安故又別爲此解以規杜氏也

昭十二年

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注高偃高偃元孫齊大夫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鄰爲一亦云高偃元孫按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元孫也今知非者按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鄰是偃爲敬仲元孫也

文淇按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襄二十九年傳舊疏謂世本以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言必有一誤不云二者誰誤也劉炫云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則仍從左氏而不從世本也杜此注以鄰爲元孫劉炫規之亦規其異于左氏耳光伯非不知杜据世本也唐人乃以世本駁之非駁光伯直駁傳矣唐人阿杜難劉不顧前後類如此

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杜注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儀河斃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文淇按釋文出如淮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澗亦是齊國水也按澗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旣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

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  
坻坻水中高地也釋文所云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卽指  
劉炫之說蓋光伯述議當時學者多宗之孔冲遠之駁劉炫  
卽襲用德明語釋文云坻水中高地則用劉炫說唐人并從  
而駁之矣

克己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  
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  
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  
刊定云毛本刊誤劉  
今据宋本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  
反復于禮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今刊定以下乃唐人語序所謂特申

短見者也俱訓克爲勝己謂身而屬意不同劉謂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孔謂身能勝去嗜慾引劉說在前而申己見於後乃一定之例据此知疏中凡引劉說在後而與前疏不同者皆爲光伯駁正舊疏非唐人之說也

昭十三年

經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杜注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正義曰又傳稱五月王縊于芊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弑其

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弑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旣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弑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旣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弑君赴也唐人見末句與舊疏同故刪之而曰云云同舊疏申杜說劉不從杜說故別爲一解以規杜過與舊疏異下傳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杜注云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經書四月誤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合觀之知光伯以兩注皆非故於此別爲一

解也

傳遇諸棘闈以歸

杜注棘里名

正義曰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案襄二十六年傳言吳伐楚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入棘以棘爲邑或是也

文淇案此疏從孔晁國語注而不從杜氏斷非唐人語釋文引孔晁云棘楚邑亦用舊疏

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杜注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盟并說會朝聘  
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  
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則  
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  
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爲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  
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  
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  
只爲此也

文淇案下疏云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  
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旣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  
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  
禮無禮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今按此疏云信義不



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與劉說同其爲光伯語無疑劉不從杜說而別爲此解若爲唐人之筆後既申杜難劉則此詮釋傳文卽當從杜乃又同劉說何耶

正義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旣言不明棄其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爲

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義妄爲規過謬矣

文淇案今知劉說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本作炫以此傳劉字乃唐人所增合上疏觀之自當以光伯說爲長邵氏瑛乃右沖遠誤矣

昭十四年

傳收介特

杜注介特單身民也

正義曰傳稱一介行李逢澤有介麋焉則介亦特之義也

文淇案此疏以介麋爲特麋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杜注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過則此疏爲光伯舊文可見

昭十六年

傳受脰歸脰

杜注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脰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脰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脰歸脰故知受脰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脰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脰於社前代諸儒皆以脰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脰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脰於公

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意求之光伯當謂大夫不得私自出軍私自祭社也故謂脈亦祭廟之肉觀疏自見唐人謂劉以脈爲祭廟文無所出案大宗伯以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賈疏云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脈熟居俎上曰膳又云對文脈爲社稷肉膳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然則光伯以脈爲宗廟之肉固据掌蜃及公穀說也唐人又以成子受脈於社爲證不知彼處自爲宜社之肉此傳言大夫歸脈大夫不得私自出軍私自祭社故劉別爲此解邵氏規杜持平亦申孔而

難劉未知劉意也

昭十七年

傳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杜注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正義曰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小異劉說與前疏一氣承接其爲舊疏無疑

仲尼聞之見於鄰子而學之

杜注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正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

文淇案此疏僅有沈氏說亦舊疏所引也知然者沈氏規杜氏之誤唐人阿杜必不引之

昭十八年

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正義曰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觀千里之毫末梓慎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紀之哉

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唐人移劉炫云三字於下耳光伯謂何以言見其火卽駁何休登高見火之說與上文一氣承接觀文自見劉炫所引元卿說疑卽薛道衡也案薛道衡傳云道衡字元卿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奇致是元卿本精左氏學光伯與元卿同時元卿年輩差長故光伯稱其字後凡疏中引元卿說者疑皆謂道衡也

昭二十九年傳使獻龍輔於齊侯又官宿其業定元年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定四年因商奄之民疏俱引元卿

說光伯引元卿及服氏說俱不以爲然唐人則從服氏故云

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昭十九年

傳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杜注因紡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讐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纒也此婦人以麻纒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卽藏也字書去作弄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弄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纒爲布作纒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縷纒旣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釋文去起呂反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按今關中猶有此音蓋卽用舊疏說



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纒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連紀纒之繩然紀纒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讐故藏纒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卽纒也

文淇案此舊疏原文也知然者疏云或說以連紀纒之繩然紀纒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度城是不從或說也劉炫云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是不從舊疏而以或說爲然若爲唐人之筆則所引或說卽光伯說不應前著其姓名後又從而或之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舊疏引或說而駁之劉光伯卽用或說與此一例故知爲舊疏也

昭二十年

經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杜注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恩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會來聘魯故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旣以鄭叛又從鄭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鄭不繫曹者鄭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於宋此鄭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別邑故

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成  
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  
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  
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畀我也是杜意  
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  
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  
者之身嘗聘也今贊据宋本又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  
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贊以下乃唐人語  
卽孔穎達傳所謂義贊也又字衍文或義字之悞劉炫駁杜  
氏奔者之身嘗聘故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  
經唐人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

時未爲卿其意謂華亥向寧射姑等實來聘魯但聘時未爲卿故不書於經奔時已爲卿故備書於策所以申明杜義而難劉氏會不見經之說也等字已包曹會不言華向昭十二年華定來聘已見於經射姑出奔在文公十六年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正義曰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是杜意以爲當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

月己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文淇案服說與杜異而疏從服說唐人作疏無破注者此當爲舊疏

齊侯疥遂疔

杜注疔瘡疾

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瘡瘡是小瘡疔是大瘡瘡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瘡熱寒休作疔有熱瘡瘡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瘡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疥當作瘡遂疔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

傳天王將鑄無射

正義曰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文淇案此疏云開皇九年不著隋號又毀之稱敕疑非唐人語也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杜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邗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

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命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無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夫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語耳舊疏謂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劉光伯謂臣之牢禮不依命數孔云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是亦

不從舊說若前爲唐人語豈自駁其說乎必不然矣  
揚徽者公徒也

正義曰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卽今之軍記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也知然者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疏云今之軍記卽隋之軍記帶故知爲光伯語也

昭二十二年

經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注王猛書名未卽位

正義曰景王旣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



卽位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與出奔  
吳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為君桓十一年書鄭忽出  
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卽位異于諸侯  
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二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  
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景王既葬猛  
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卽位故也如莒展弒  
君未會諸侯元年書展與出奔吳此王猛雖未卽位異于諸  
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  
國也與舊說異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七終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八

儀徵劉文淇

昭二十三年

傳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杜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

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  
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  
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  
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  
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于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  
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  
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以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  
駁劉之辭釋例亦光伯所引光伯云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  
滅卽駁釋例也豈有不引其文而駁之者哉故知前皆光伯  
語也本作炫謂劉字乃唐人所增

昭二十五年

傳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杜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婚媾姻亞以象天明若眾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旣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  
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婚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  
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其爲君臣  
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杜注云君臣有尊卑  
法地有高下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彼疏云此更覆上因  
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  
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  
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紀二物也  
物事也治理外內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  
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象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彼疏以君臣上下法地有高下夫婦外內法地有剛柔此疏以君高臣下臣柔君剛總法地之高下剛柔不言夫婦顯與下傳及杜注背又彼疏兩言法地事少法天事多蓋以傳文法地止兩事也此疏云人法天地其事多種以法地之事亦多復與彼疏不同者此爲唐人駁光伯之辭彼則舊疏也唐人專難光伯不顧前後矛盾大率如此杜下注旣以君臣法地之高下夫婦法地之剛柔此注云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是則備舉下傳爲君臣上下及夫婦外內之義惟以日月星辰釋則天之明是僅解下傳以象天明而不具載政事庸力行務刑罰威獄温

慈惠和故光伯規之光伯以爲杜于則地之義既具載其文  
卽則天之明亦宜具載其文也邵氏瑛未達劉意其規杜持  
平云卽如劉意匪特傳中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  
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所當具載卽父子  
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亦所不當遺然杜祇注天明地性四字則日月星辰天之明  
高下剛柔性之地兩句已足劉以此規杜之過殊屬好事不  
知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及爲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杜注已包之所未具載  
者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耳邵氏未檢尋疏  
中上下文義致有斯誤

季氏介其雞



杜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益郈氏雞目是此說也鄭眾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文淇案此疏不從杜義而以鄭眾著甲之說爲然唐人阿杜必不其爾知爲光伯語也此亦規杜過孔漏言耳

昭二十六年

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杜注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  
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  
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按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  
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  
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  
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  
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杜此注云子朝來告晚下

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杜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也劉炫云三字乃唐人所增必知  
然者炫此疏規杜唐人于下文王子朝奔楚疏申杜難劉則  
此自不得全襲爲已語知前非光伯前舊疏者前第言傳在  
十一月經書在十月之義于杜無關若前爲舊疏必申杜注

矣劉炫規杜大率先申釋杜意而後以己意規之唐人于光伯申杜義者皆橫行隔絕而襲爲己說據此條可以正之矣  
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杜注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正義曰杜謂往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魯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先申釋杜義而後駁之也當本作

炫以服言爲是唐人改一劉字便似上下皆爲己語其實下文皆申服義以駁杜氏所云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卽申服氏傳實其事於是言取之義也詳校日月則杜氏之失自見又按上文二十五年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杜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是劉炫用服義以規杜彼疏唐人駁光伯云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是唐人不以爲今年始取也此疏言往年圍今年取凡三十一日與唐人駁劉之說異故知皆光伯語也

萬民弗忍居王于旻

杜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旻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憂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王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按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

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本作炫按劉字乃唐人所增上周語亦光伯所引也知然者惟上周語亦光伯所引故下引周語稱又曰也上引周語以證杜氏流王于彘之事下引史記周語以駁杜氏不忍害王之說雖經唐人刪改其跡可以審知又按杜注明言流王于彘則杜雖謂不忍殺王亦不謂以理處王唐人謂以理居處厲王于彘顯與杜注流王之說違唐人專事阿杜難劉強辭飾說於杜注上下曾不檢尋亦足見其疎率矣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郛

杜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被太子太子奔申申伯

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爲平王東遷郊鄆

正義曰鄭語稱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櫝而藏之及歷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元龜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齶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箒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婦方戮逃在路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后而生伯服晉語云幽王伐有褒褒人以

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  
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鄆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  
亡書傳多說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後  
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云幽王太子母申侯女也而爲后  
王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  
乃與繒西戎共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于是諸侯乃卽申侯其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  
徙于洛邑辟戎寇也魯語云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  
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  
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旣虜褒姒必廢其子  
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  
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



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卽指上舊疏所引者也若謂唐人之筆豈光伯虛舉國語史記之名待唐人引其文以實之乎必不然矣

昭二十七年

傳使宰獻而請安

杜注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元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于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是比公于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答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卽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于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

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光伯据燕禮以規杜本無可議此傳使宰獻而請安杜注第以宰獻爲比公于大夫不知請安亦比公于大夫也又下二十年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于大夫然則宰獻也請安也稱主君也皆是比公于大夫杜謂齊侯請自安誤矣唐人謂賓主禮敵主人亦請安于賓引鄉飲酒禮以爲證按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

主人答拜疏云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彼冠禮戒同寮同寮尊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是則鄉飲酒禮賓主固不敵矣唐人謂賓主禮敵亦安請于賓乃是曲爲之辭邵氏瑛規杜持平云觀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案晉侯以齊侯宴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彼晉侯在坐而齊侯出此何妨齊侯在坐而魯君出也

昭二十八年

傳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爲  
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其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  
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于人則  
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  
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  
上之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爲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  
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  
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  
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  
德其德皆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  
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  
于後世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

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  
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莫其德音  
言變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  
內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于人  
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爲人君長故  
次克長克君長卽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  
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旣言堪爲人君卽說爲君之事  
故言王此大邦也旣爲大邦之君能使國人順服故次克順  
也民旣順服又須擇善用之故次克比也比于文王其德無  
所可恨故言受天之福澤流後世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  
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  
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

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知然者傳引詩比于文王杜氏無注舊疏以爲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又載或說比于前世文德之王其意謂周家前世文德之王疏雖以或說可通而要以前說爲正解又引鄭注與此傳對勘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文王光伯卽承舊疏之說申其未盡之意謂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文勢一氣承接若前爲唐人之語豈唐人之說待光伯申明之詩皇矣疏與此大同

昭二十九年

傳木正曰句芒

杜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于木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木正順春以下乃唐人語以上乃光伯規過之辭疏首本有劉炫云三字唐人多所刪削此經削去遂不可通便似賈氏規正元凱又若唐人初以爲誤旋以爲非誤也

土正曰后土



杜注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尙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卽月令仲

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于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于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異舊疏引

賈逵說謂杜與賈同劉謂杜與賈異舊疏謂家爲宮室之內  
非卿大夫之家劉謂家爲卿大夫之家故云家又不得祭社  
使祭中霤舊疏解在野有二義前說謂在庫門之內尙無宮  
室故稱野後說謂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劉光伯從之惟劉  
不從在家之說故引郊特牲家主中霤以異之惟從卿大夫  
社在野田之說故亦引大司徒以證在野爲社大司徒以下  
同此禮也不成辭當作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三字必係誤  
衍光伯當引大司徒文唐人見與前疏同故略之而云同耳  
大司徒以下者卽前疏引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類云云  
也疏中劉炫說異于前疏者載之其同者皆云以下同如曰  
不然則所謂大司徒以下者何所指也

在乾之姤

杜注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

正義曰傳例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卽以某爻之變更別爲卦卽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著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卽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于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之義亦規杜過唐人漏駁耳

定三年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注無傳

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卽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遣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已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增若前爲唐人語

則光伯所駁乃賈景伯之說豈不載賈說而待唐人舉以實之哉必不然矣

定四年

傳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杜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

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注云五正五官之長彼疏云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與光伯所引或說合

定十三年

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

杜注垂葭改名鄆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鄆亭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

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鄭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鄭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鄭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語經刪削無以審知然謂劉以杜注自違釋例則釋例必劉所引也釋例謂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卽引此爲證杜此注應云鄭氏改名垂葭方與釋例合今云垂葭改名鄭氏反似先名垂葭後名鄭氏



光伯規之是也唐人乃謂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  
鄭氏故以結之卽如所言殊覺費解統檢元凱之注皆易明  
曉不應此注獨爾蹇澁始是曲爲之辭又案光伯之意但規  
杜注與釋例違不謂地無新舊之異此疏謂地無新舊之異  
止是一地二名殆是曲誣光伯何以言之永樂大典有杜氏  
釋例其土地例云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遷許于  
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之比經書未改之名  
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遷許于析實白羽公會齊  
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皆謂舊名絕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  
若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邱時來之屬是也  
是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傳不  
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例甚明晰光伯之意亦從杜例但以

一地前後二名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杜于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注云此時改城父爲夷昭十八年許遷于析實白羽注云于傳時改爲白羽則是以作經時未改作傳時已改故光伯于昭九年疏規之規其不當言作傳時始改非謂無新舊之異也若劉意謂無新舊之異則當于昭九年遷許于夷十八年遷許于析定九年公會齊侯于夾谷規之不當至此年次于垂葭始規之也且此疏所規第謂其與釋例違是亦從釋例之說矣推尋前後知光伯實無此語唐人于杜注之必不可通者卽多所增竄讀者參看昭九年疏卽知唐人之臆造矣

哀四年

經盜殺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元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文淇案釋文出蔡侯申云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釋文即用疏說蓋舊疏也

哀十四年

傳曰逢澤有介麋焉

杜注介大也

正義曰介大也釋詁文按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

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意求之當是引方言規杜也又昭十四年收介特疏謂介麋爲一麋與劉說同

哀十七年

傳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杜注窺赤也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

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裔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衛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

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  
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  
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  
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  
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我以素乎其王詩云君子陽  
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  
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  
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猶十年尙猶有  
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  
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  
狀而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錢氏大昕云杜氏以  
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氏曲  
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孔氏之手而汝墳正義  
引傳如魚頰尾橫流而徜徉正與劉氏合按錢氏以劉說爲  
當固已然孔氏毛詩正義據光伯爲本彼亦光伯語也又按  
汝墳箋云魚勞則尾赤疏云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  
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衡流而徜徉鄭氏云魚肥則尾  
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  
鄭以爲彼言徜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據  
彼疏引鄭眾說魚肥則尾赤此疏引鄭眾說魚勞則尾赤勞  
字誤當從詩疏作肥鄭旣以方羊爲遊戲自應作肥字唐人  
阿杜難劉欲駁光伯從鄭氏遊戲之說遂改肥爲勞謂方羊

若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蓋以鄭既云魚勞不當以  
方羊喻淫縱不知鄭眾明云魚肥有詩疏可据足見唐人率  
意刪改之弊矣

然則彘也

杜注彘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据時執者  
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國  
執以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  
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据時執者  
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  
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

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意求  
之光伯旣以小國恒執牛耳是以鄆衍發陽皆小國執也邵  
氏規杜持平亦主光伯說惟謂鄆衍之役吳涖牛耳非執牛  
耳亦悞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杜注  
小國主辨具疏引此傳而云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  
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鄆衍吳公子執之者于  
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定八年傳衛人  
請執牛耳杜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疏亦引此傳而云鄆衍  
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  
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  
執牛耳而尊者涖之如彼言之小國恒執牛耳鄆衍之役吳  
人不知禮自處于小國故高柴以鄆衍發陽并言唐人謂鄆



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以爲執者無常顯與襄二十七年定八年疏不同則彼亦非唐人語也

哀二十七年

傳成子衣製杖戈

杜注製雨衣也

文淇案釋文云製雨衣也蓋用杜注定九年傳皙幘而衣狸製杜注製裘也疏云說文云製裁也衣狸製謂著狸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是彼疏以此傳衣製亦裘也不從杜氏雨衣之說而此傳無疏或爲唐人所刪削疑未能審

